

思念

■袁斌

清明时节雨蒙蒙，湖畔轻拂杨柳风。遥望乡关何处是，碧波千顷湖底中。每次回到上庸，心头总是五味杂陈。有一种感情与生俱来，有一种记忆刻骨铭心，有一种眷恋相伴终身，那就是浓浓的乡情和亲情。

圣水湖纳千沟万壑之水，在上庸集镇前铺陈出一泓碧渊，白云落绿水，清风戏锦鳞，四周青山多妩媚，无边美景常清新。无论什么时候回望圣水湖，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曾经的家乡，它就在水中央。

曾经，堵河两岸有南北二坝，我的家在北坝。北坝是一条沿河而建的老街，不到两里长，街头有杨泗庙，依山而建，临崖而踞，既是祭祀水神护佑平安之所，也是凭险观澜指点山河之境。街尾有黄州庙，里面有一棵树龄数百年的八月桂，花开之时满街飘香。十字街和渡船口把老街分成三段，我家在渡船口下，砖石墙，门板房，屋后有一分多地的菜园，菜园里有一棵高大的杏树，杏熟时有顽童夜里上树偷杏，母亲会举着煤油灯，叮嘱着顽童慢慢溜下来。父亲年年要下两池山药，顺带着把菜园里的碎石、瓦块拾掇得干干净净。菜园下就是渡口，渡船上有肥胖的老艄公。河那边，南坝街头的沙滩上，有一棵巨大的鬼柳树，树干底部形成了蛀洞，能藏好几个人。在鬼柳树的注视下，堵河与金盆洲亲密相拥，款款走向冒水洞……

这里曾经是庸国之都，是自古繁华的水码头，是史书记载的“山间巨镇”，是民间戏称的“金銮宝殿”。庸国先民逐水草，启山林，筚路蓝缕，筑土石为城，冶铜铁为器，横跨长江汉水之地，雄霸“牧誓八国”之首。本世纪初，坚守庸国故都的人蓦然发现，水码头已经承载不了对现代幸福生活的向往，“金銮宝殿”的荣耀已经褪却了往日的鲜艳色彩，他们舍弃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故里，开始建设新的家园。

新家园选址在黄连树梁子上。站在山梁上，抬眼就能看见曾经的家园，那以萝卜白菜就能名扬四方的故园，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即将被水深深淹没。父老乡亲在山坡上搭起简易的棚子，陆续开工建设新的家园，狂风、暴雨、烈日、冰霜……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小镇屹立在高山平湖之畔时，人们也把黄连树梁子更名为黄金梁子。

在黄金梁子重建家园的上庸人，都会记得故园。他们的家园情结一半浸在水里，一半缠在山上，山水意重，俯仰情深。意重时环顾周遭，心中就有了四围青山；情深处只需一瞥，心中就蓄了一湖好水。圣水湖就在我心里，家也在我的心中。

潘口水库蓄水之时，父母俱亡，我栖身异乡，在黄金梁子上没有只砖片瓦，来去如客，儿童不识，让人惆怅不已。

清明前去山上看望了双亲，再沿着新修的栈道漫步，心头清朗又静谧。清明的雨细若微尘，道边杨柳依依，还有花儿摇曳。如今，故园不在，父母不在，漫长的岁月中，心中爬满思念的青藤。故乡啊故乡，那里藏着我回不去的时光。我想，如果浮生还可期待的话，我希望每年回来住一段时间，直至终老于斯。我终将化成一滴雨，悄悄落入圣水湖的正中央，在故乡的怀抱中得到永生。

山水形胜，美景无边。很多年后，上庸人会给他们讲起庸国先民建国立业的故事，讲起上庸人重建家园的故事，还会深情地告诉他们：我的家，就在水中央。那里曾有祖宗的坟茔，还有儿时的乐园。

救命恩人

■陶敏

20年前你就像流星划过苍穹，又是一年桃花开，我让三月的春风为你捎去诚挚的问候，愿我的救命恩人张兵在天堂安好！

张兵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比我大8岁，他非常淳朴，对谁都热情，学习成绩也很优异，我们这帮孩子也很自然地尊他为“孩子王”。

过年时我们老家有个习俗，除夕下午要给逝去的亲人上坟。一到这个时间，每个家族会派两个年长的男士带路，其他每家拿祭祀用品，跟着一起祭拜先祖。年幼的我们体会不到这种亲人阴阳两隔的痛，只觉得好玩，学着大人的模样跪拜行礼，然后蜂拥着往回跑。

记得那年上完坟，在大伙儿奔跑着争抢谁第一个到家时，我一不留神撞到了蹲在拱桥上跟乡邻聊天的张兵身上，一个反弹直接跌入冰冷刺骨的堰渠中。堰渠的尽头是发电厂，偶有人畜被吸入发电机口的悲剧发生。我非常恐慌，鼻子、口腔呛入大量的水，身子下沉，渐渐失去意识。一个人迅速游到我身边，把我拖上来……

等我醒来，已是夜幕降临，家家灯火通明。妈妈说：“救你的是张兵，幸亏那孩子跳下去，万一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我赶紧问妈妈“张兵咋样了”，妈妈说：“没事，他已经回家了。”

从此之后，我对张兵充满了崇拜之情。

大概调皮是每个孩童的天性吧，我也毫不例外，跟着男孩子们一起爬树掏鸟窝，对万物好奇，什么事情都想尝试。

暑假的一天，姐姐和邻居们去打猪草，我自告奋勇地参与。走到一处悬崖边，发现一棵构树叶，绿油油的叶子向我招手。我想摘下来喂猪，姐姐说太危险了，催促我远离。趁她们不注意，我又折回采构树叶。谁知脚下一滑，跌入山涧，右胳膊不能动，头撞上了岩石，血顺着脸颊流下，腿上也挂彩了。

我内心很恐惧，呼天喊地，总算被姐姐和邻居们发现。她们站在悬崖上大声呼唤我的名字，当时我只有一个意识：“赶紧救我，我胳膊断了！”姐姐说：“你在那里别动，我们已经联系到救你的人了。刚好张兵在对面帮他爸爸锄地，他马上会爬过来。”

我内心不再惶恐，安静地坐在山涧中，头有些晕，昏昏欲睡。这时，张兵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拄着拐杖爬到我身边，蹲下来把我背上，深一脚浅一脚，气喘吁吁地把我背到河边。医生闻讯赶来，河边站满了乡亲。经医生检查，我右胳膊骨折三处，需要打石膏固定，头上撞了很深的印迹，需要缝针处理，我为调皮付出惨痛的代价，得亏张兵施以援手。

渐渐地，我长大了，上初中后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家。记得有一天回家时，村里格外冷清，妈妈见到我唉声叹气的。我觉得非常奇怪，就仔细询问。妈妈说：“张兵死了！”我听后如五雷轰顶：怎么可能呢？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怎么会说走就走呢。

“妈，你是不是弄错了？”只见妈妈叹了口气说：“昨天下暴雨，刘婶家电线被风吹断了，四处找人修理，刚好张兵路过，就帮忙维修，结果遭电击，经抢救无效死亡，你爸他们都去料理后事了。”

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遭遇如此不测，令人扼腕叹息。20年过去，我从没有忘记恩情。谨以此文献给救命恩人张兵，愿你在天堂里幸福！



悼母诗

■王征珂

薄命

这些天来，我总是听见
脑海中的乌鸦
一锤定音
敲破了秋天
敲响了凌晨五点
敲落了母亲的薄命。
奄奄一息的母亲
像树叶枯黄
像芦苇消瘦
像苦菜花儿苦命
呜呜的秋风把她吹进
一个冷冰冰的盒子。
我知道我这样
不够节哀
远离了理性。
三七二十一天
七七四十九日。

征兆

蚂蚁们遇到了水军
半山腰上的蝴蝶
像一片落叶
飘落在夕光里
它再也不能
喝一口空气
看一眼流水
听一声鸟鸣。
空气，还在飘
流水，还在流
鸟雀，还在声声啼鸣
我的母亲像一块
硬梆梆的石头
一动不动。
老泪纵横的
佝偻着腰的父亲
婴儿般哭泣的
我和兄弟们
为她穿上寿衣
为她守灵。

鸟鸦

远处树林中的乌鸦
我不再叫你乌鸦
你是我的
远房亲戚。
我母亲
就要出殡了
你从远处
飞到附近
你是我的
一门近亲。
你前来吊丧
你嗓音悲痛
并且巨大。
穿着黑衣的乌鸦
披麻戴孝的乌鸦
你的哭声
让我内心颤抖。

